

01豆花

車惠純

「修理紗窗、網仔門、換玻璃」、「有歹去的冰箱、oo-tóo-bái提來賣」、「豆花，好食的豆花來囉！」

細漢歇熱的時，攏會轉去旗山內門恰阿公阿媽躡做伙。透早日暘猶未禡金，就會聽著外口一陣一陣喝咻的聲。我上期待的就是聽著「豆花，好食的豆花來囉！」即時隨對眠床頂趟起來，從對門口去，央阿公買予我食。

阿媽逐不時都講我真枵饑，亂鐘仔響規晡攏叫袂精神，見若聽著賣豆花的遠遠咧喝，隨就跣起來。「哎唷！阿媽，你都毋知這豆花的滋味佻爾仔甜蜜、滑溜、繼喙咧，予人食了會數念，是別位攏食無的呢！」

若講著內門這個神祕阿伯的豆花，真正毋是我咧臭彈的，豆花看起來是白拋拋閣軟軟，小可仔黃 hoh仔黃 hoh的豆仔色，猶未送到喙，就鼻著芳 kòng-kòng的豆奶芳衝過來。共豆花橐對喙裡，哇！含一下就溶去矣，喙內齊是黃豆仔的芳氣，迴過你的喙齒縫，杳杳仔滑落去腹肚裡。豆花伯的豆花無紅豆、綠豆抑是薏仁遮的五花十色的配料，干焦沃淡薄仔甘甜的糖清仔，摻寡幼冰，就予人心涼脾土開矣，食落去規個人攏清爽起來。

這個神祕的豆花伯閣不止仔狡怪，伊無固定時間出現

就準拄煞，連行的路線嘛予人稍無摠，定定攏有人佇街仔路窆仔窆，就是搪袂著豆花伯仔。講嘛奇怪，逐家閣攏誠有耐心，今仔日買無，明仔載閣繼續揣，便若搪著，隨樓頂招樓趲、厝邊隔壁、街頭巷尾放送通知，逐家隨三步做兩步走，共豆花擔圍甲強欲袂喘氣。

有的人那食那佇遐開講，有的人是一碗食了閣一碗，豆花伯無閒 tshì-tshà，一桶豆花目一就賭無半桶矣。這時豆花伯就會開始揀伊的擔仔勻勻仔行，喙那喝：「規擔攏予恁食了了矣，別位的人客無通食囉！」

我後來發覺除了是食佇喙的滋味以外，其實逐家食的閣有另外一種味，是人做伙開講話仙的趣味，予人心情故放快樂的滋味。

02學寫大字

尤靜怡

自細漢我就興寫字，厝內神桌頂頭的檫仔是用毛筆字寫的，雖然我猶未讀冊進前看攏無，毋過我嘛看甲真趣味。不時會共彼寡字看過一遍閣一遍，干焦看著字形就感覺足嬌的。有時陣我會問阿母遐的字欲按怎讀，因為寫的是詩詞，我定定攏記袂十全，問過阿母真濟遍了後，總算記起來矣。

國小欲升三年仔的彼个歇熱，阿母 我去冊店買毛筆、墨盤、墨條、毛筆紙恰一本字帖。我興頭足懸的，到厝了後緊叫阿母共我教。阿母講：「寫字進前愛先共淡薄仔水倒踎墨盤頂面，指頭仔共墨條拎予好，用墨條勻勻仔磨，親像咧輕輕仔畫細細輾的圓箍仔全款，袂使傷大力。」阿母千交代萬交代，叫我毋通共墨汁出出來，創甲四界烏趁趁。我咧磨的時，攏毋敢喘大氣，杳杳仔磨出烏烏的色緻。

總算是磨好勢矣，無，閣磨落去恐驚我就咧欲無氣矣。阿母隨開始教我用毛筆，新的毛筆欲用進前愛先開筆，愛用清水共筆毛浸予開開，閣用衛生紙共筆毛欸予焦，才會當搵墨汁。搵墨汁的動作著愛對筆尖開始搵，予墨汁一絲仔、一絲仔欸到筆頭，嘛愛那搵那共筆毛整理甲圓圓閣尖尖，實在有夠費氣啦！我的耐心早就綴墨條磨磨掉矣，我

的性地強欲夯起來，無想欲寫矣！好佳哉，就佇這個時陣，阿母牽我的手，教我愛按怎擡筆。阿母先寫一遍予我看，閣共我講：「萬事起頭難，咱先來學寫上重要的筆劃——點。」一個點著愛三個動作才寫會完全，真正毋是一件簡單的代誌。我問阿母：「哪會著遮費氣咧！清彩點點咧嘛是點啊，毋是攏全款？」「全款都無全師父啦！每一個筆劃攏是對點開始粒積的，逐个筆劃鬥起來才成做一字，假使講你對點就烏白亂寫，哪有可能共字寫予好咧？」

這改的經驗予我學著做代誌自開始就愛足頂真，寫大字閣會使學著做代誌的道理，真正是「一兼二顧，摸蚶仔兼洗褲。」多謝阿母教我寫大字，到這馬我嘛是誠愛寫，有時閣會著等呢！

03洗身軀大趣味

鍾育紋¹

自細漢我就真恰意洗身軀，讀國校彼陣，逐下晡我會先乖乖仔跔厝裡寫功課，若寫完就會使和囡仔伴去廟埕迺，不時嘛 甲規身軀烏趁趁。毋過隨轉到厝，就知愛去叢叢洗洗咧。有當時仔足清氣相的阿母嫌我洗了無斟酌，驚我頭毛尾猶有泡，額仔頸的銚閣牢咧……，三不五時就入來共我自頭殼頂到跤尾溜攏巡巡摸摸咧，若無規身金光閃閃、瑞氣千條，是毋放我煞的啦！

洗浴的時間若較冗，我定會央阿母予我浸身軀，彼陣猶無啥物洗身軀的 迺物仔通買，毋過阮囡仔人干焦頭殼小轉一下就誠 變把戲。寒天浸的水燒燒，我是內山斗底咧浸磺水的猴山仔，邊仔的面巾齊攏是親情朋友，阮同齊浸仔溫泉那掠蝨母兼掠龍。天篷的電火是月娘，水 咧咧就是水沖 tshē、掬 水就準落雨，共水落掉講做風颱咧絞……。我毋但愛搬無仝的角色，閣著分身做導演、編劇，連音樂、燈光和武術設計攏是我按怎安排按怎著，家己一个洗身軀都洗甲無閒 tshih-tshih。啊若熱天，搬的又閣無仝齣囉！熱人浸的水涼冷仔涼冷，我是大龐閣飄撇的海翁，不時著去世界各大洋巡巡看看咧，嘛愛去老朋友遐盤擱一下。阮兜的浴間仔雖然無蓋大間，浴槽嘛是四常彼款長株

形的爾，毋過細漢的時只要我共水落入去，人麗入去浴槽，水就若貯仔聚寶盆按呢翻做千萬倍，壁堵嘛親像幔番仔幔 tsuan無去。彼陣空間變矣、時間改矣、角色換矣，我的心情嘛綴咧無仝矣。

有當時仔我耍了較忝，劇情就轉換做恬靜優雅的彼類，我有當時仔是流浪、四界去的海獺，有當時仔是咧曝日頭的美人魚。橫直就是共身軀放予鬆鬆，頭毛鬚仔水面亂亂浮，免一觸久仔我又閣眠甲毋知人去。彼時浴槽毋是浴槽，伊是鬆鬆軟軟，予我那幌那歎的水藻眠床。不而過，阿爸、阿母無咧欣賞這款囡仔人的趣味啦！見若發現浴間仔內底又閣恬 tsiuh-tsiuh，囡仔久久閣毋出來，就會歹聲嗽喝講：「你又閣困去矣乎？都共你講過幾若擺矣，你按呢洗身軀會洗甲感冒啦！你是無咧聽是毋？」

1